

第一章 無緣未婚夫

春去。

秋來。

一場細雨綿綿的秋雨下過後，江南的氣候漸漸轉涼，早晚的寒意瘳人，大地也染上一層枯黃。

不像北邊的天氣已經開始下雪了，南邊的秋天只是草葉略凋，長青的樹木猶帶綠意，不讓秋的腳步遠去。

將近百畝的桑園翠色依舊，桑園邊是一座座土磚築成的蠶室，幾名養蠶人進進出出的以桑葉養蠶。

雖說有點涼了，但是秋老虎還是威武無比，到了近午時分熱得叫人汗涔涔，不時見著挽起袖子的蠶娘在那拭汗，一筐一筐的清理蠶沙。

蠶沙、蠶蛹可入藥，能賣銀子，收入還不算差。

不過真正賺錢的是蠶吐出的絲，生繭或熟繭都是一筆可觀的進帳，養蠶人家在江南處處可見並不稀奇，且以此為生的人家更是不少，因為江南是絲綢中心，養蠶、織布是女子尋常的技藝，更造就很多織就大師。

一齡蠶，蠶卵剛孵化出來時身上有毛，呈黑色，稱蟻蠶或毛蠶，第二天後體色逐漸轉白，約經四天蛻皮成為二齡蠶。

蟻蠶蛻皮後體色轉為白色，每蛻一次皮就增加一齡，幼蟲蛻皮四次後進入五齡蠶，每蛻一次皮身體的成長就加大，尤其是四、五齡時期最為明顯。

蠶進入五齡之後約七天開始吐絲結繭，二到三日內蠶會在繭中再蛻一次，然後化為蠶蛹，身體變短、胖，呈茶褐色，約十日左右蠶蛾便可羽化。

蠶蛾羽化後可存活十到十二天，經由交配產卵後而亡，從蠶卵到死去約五十五天到六十日，溫家老宅這會養的蠶兒是第三撥了，累積一定數量的蠶絲、蠶繭，堆了滿滿一室。

剛開始養蠶時還不是十分熟稔，算是試養，新種的桑樹尚未有足夠的桑葉餵食，用的是野桑樹的樹葉，養的數目不多，成繭收的蠶絲還不夠織一匹布，也就是試試水，看多少蠶能吐出一斤的蠶絲。

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後，第二回養的幼蠶是之前的十倍，這時種下的桑樹大都成活，長出嫩葉，蠶兒的餵養方便多了，又過了兩個月後便可收繭取絲。

桑樹越長越茂盛，蠶也越養越多，到了第三回時蠶室已增到十間，每天收集的蠶沙竟成了養蠶的主要銀子來源，讓溫家姊妹手頭得以寬鬆些，還能養僕蓄婢了。

「大姑娘、大姑娘，我們這一批蠶絲還不賣嗎？再堆下去都要發霉長蟲了。」

一名四十來歲的婦人纏著頭巾，黝黑的臉龐微帶不安，東家不賺錢她們便領不到銀子，心裡暗暗發愁。

雖說江南處處好人家，好山好水物產豐饒，只要肯幹活便不怕餓死，山邊水邊盡是取用不盡的食物，可是對老百姓而言，富的是有權有勢的人家，他們有的只是嘴邊的一口糧，吃了上頓愁下頓，手上銅板只有三、五枚。

眼睛下方微帶青色的溫柔從發怔中回過神，目光低垂。「應該是不賣吧，過兩天

我問問二姑娘。」

從官家小姐一夕之間淪落為罪臣之女，由一開始的難以接受到如今的平靜，曾經的心情起伏彷彿是一場夢，夢醒了，還得繼續走下去，軟弱不堪的身軀必須立起來了。

她是長姊呀！這事還是因長房而起，爹娘死了，溫家十二歲以上男子皆被流放，她也很怕，怕面對沒有將來的前路，徬徨無依的不知何去何從，只想逃避。只是，避得了嗎？

看到二妹溫雅不辭辛勞的扛起一家生計，鬥智鬥勇的和地方仕紳周旋，不惜離開宗族也要和溫家族親抗爭到底的勇敢和果決，她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了，該是做些什麼的時候了。

溫柔是長在深閨內院的千金小姐，真正的大家閨秀，她不像溫雅一般活潑好動，老往外頭跑，她人如其名，溫雅端靜，不喜吵雜，很少出門，她在府裡常做的是描紅、讀書，偶而做做針線活，給父兄姊妹們縫個袖套，繡個帕子。

姊妹三人也就她精通女紅，因此溫雅考慮種桑養蠶的同時便想到大姊，由她來接手蠶絲這一頭。

「大姑娘，等收了這批蠶絲後又要再養下批幼蠶，年前還能收一批，要是一直堆積不賣銀子豈不可惜，咱們的蠶室怕就虧了。」

婦人心中暗嘆畢竟是姑娘家，做事不利索，不夠大氣。

溫柔秋水似的眸子輕輕一抬。「虧不了，收了蠶沙和蠶衣還能賣錢，至少妳們的工錢沒缺過。」

婦人急了。「話不是這麼說呀！養蠶就是為了賣蠶絲，生絲的價格不算太差，若不趁年前賣出，等過了年明年開春大伙兒一個勁的養蠶，價錢就跌了，賣不到好價。」

「為什麼一定要賣呢？」她反問。

婦人一滯，面上訕然。「養蠶不賣絲難道要自己織成布來穿？」

她倒是說對了，自家自產自銷一條龍成品，不假手他人，溫雅決意種桑養蠶便是為了紡織成布，不單單是賣蠶絲賺微薄利潤，而是有了更宏偉的遠景。

溫家老宅的人都曉得她心大，也全力配合，只是事情未成前不輕易透露，以免風聲走漏被人暗施黑手。

自從回到祖籍地後，想霸佔溫家老宅和田地的族長是一再打壓，處處和溫家老宅的人過不去，要是知曉再過不久荒地那邊的莊子旁要再起一間紡織坊和染房，只怕又要坐不住了，千方百計的要從中貪點好處。

之前雖然抓到宗政明方，但因為朝堂各方角力的關係，那傢伙最後還是被放出來了，只不過廢了一隻眼，也讓宗政家的江南織造付出不小的代價，而且因為溫雅和瑢郡王交好，江南織造和溫家更是槓上了，溫家老宅的蠶絲賣不到好價錢，甚至是壓價到白送的程度。

一和江南織造扯上關係，如何能避開主事的宗政家，瑢郡王這回可是差點斷了宗政家的香火。

不過路不轉人轉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有了瑢郡王當靠山，溫家為什麼不能另起爐灶與江南織造抗衡呢！

至少不愁沒有銷路，瑢郡王一句話，京裡的高門大戶，達官貴人還不十匹、百匹的進，跟上這般潮流。

「桂嫂子，妳的活幹完了嗎？聽說前兩天收的蠶沙少了斤兩。」溫柔聲音輕如細棉，軟鶯嬌燕般輕柔，柔得讓人幾乎聽不出話中的冷意。

「這……呃，蠶兒吃得少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收得少……」婦人心虛著，說起話來結結巴巴。

「再有下一次妳就不用來了。」她不養老鼠。

「大姑娘……」

溫柔素腕一抬，蔥白纖指修長如筍。「別以為我是姑娘家就好欺瞞，每日收了多少蠶沙我都記在冊子上，缺斤少兩我會看不出來？」

「……」誰說大姑娘敦厚，仁善溫柔，分明跟二姑娘一樣，她就拿一些些也知曉。桂嫂子有些不平，但也有一些不安，她自認做得很小心，神不知鬼不覺，每回就用手捉一捧以帕子包著帶回家，數量並不多，不易發覺。

只是次數一多就貪心了，從原本的一小捧到一大捧，最後縫了個能裝半斤的小袋子，一次取個夠。

蠶沙量少，不易取得，少個一兩半兩蠶沙，短時間是難以察覺，但是時間一長便會發現不對勁。

何況桂嫂子貪心，以為沒人瞧見就越拿越多，難免引起溫柔的疑心，私下多觀察幾回便看出端倪了。

在族長溫守成的干預下，肯為溫家老宅幹活的人並不多，加上宗政家的威脅利誘，江南一帶養蠶人家雖多卻不一定敢為溫家老宅做事，因此只要不做得太過分，溫柔是能選擇睜一眼閉一眼的。

畢竟她和二妹的重點放在紡織成布的蠶絲上，蠶沙和蠶衣是額外的收入，貼補家用，到了明年四、五月桑葚掛滿枝頭，還能採其果釀成桑葚酒，桑樹嫩葉能炒製成茶。

藥食同源，桑葉茶有安定心神，幫助睡眠的作用，不論熱泡冷飲都別有一番滋味，口感獨特且香氣濃厚，沖泡後回甘潤喉，爽口宜人。

溫柔喝過一次溫雅手捻的桑葉茶後便喜歡上這味道，時不時沖上一壺當茶水飲。

「好了，妳下去吧！把第七蠶室和第八蠶室清一清，等蠶吐絲後將蠶蛹移出，取適當的蠶蛹等退蛻後再培育新蠶。」山坡上的桑樹還能供應一季的蠶食，下了雪也不怕。

九月養新蠶，十一月初收蠶蛹，冬天不養蠶，天氣冷養不活，桑葉也太老，葉片變硬，幼蠶啃不動老葉，要等春天發新葉才能再養。

「大姑娘，妳真的不賣……」桂嫂子還是不死心，走一步三回首，好似真為東家操心不已。

事實上她是拿了溫守成的好處，想勸說溫柔以低價賣出手中數百斤的蠶絲，溫守

成再轉手賣出去好賺一筆。

看到溫家姊妹養蠶賺到銀子的溫守成又起了壞心，他只想不勞而獲，坐享其成，把別人的所得佔為己有。

「賣什麼賣，你這老婦不想幹就明說，本姑娘一會兒就結清你這個月的工錢。」呸！什麼玩意兒，屋破沒瓦補還敢來踩別人的頭，日子不想過了是吧！

「二……二姑娘！」

「二妹。」一看到脾氣衝的二妹，溫柔眼神一柔。

「大姊，咱們花錢請的是幫工，不是祖宗，幹得好我多給點賞銀，要是偷奸耍滑、碎嘴的不把東家看在眼裡，咱們要他何用。」溫雅的臉色帶著凶氣，一副「我很不好惹」的樣子。

「你小題大作了，桂嫂子平日也挺勤奮的，沒餓著咱們的蠶，你就收收性子，別惡虎似的嚇人。」她使了使眼神，讓噤如寒蟬的桂嫂子先離開。

「不凶不行，不吼上兩聲，誰知道你妹妹是頭會吃人的母老虎。」溫雅沒好氣的一哼，眼角餘光斜睨躡手躡腳走出蠶室的身影。

「明明心地是好的，卻老是裝模作樣扮壞人，小心真被人記恨上了。」她心疼二妹肩負重擔，而她能做的便是幫她分擔一些重量。

她無所謂的幫著分蠶，把快吐絲的蠶放在平筐中。「記恨就記恨唄！不遭人妒是庸才，你妹妹我注定要富甲一方，等哪天我們銀子多到能砸人，看誰還敢長舌。」

「你呀！天生惹禍精，走到哪裡禍事就跟到哪裡，以我們如今的處境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能不生事就儘量息事寧人，大姊不想溫家再有人出事。」前陣子有人闖入府裡她不是不知情，當時她擔憂又害怕，唯恐家人們再出事。

看到大姊面上的憂色，溫雅語氣放柔。「就算安分守己啥事也不做，咱們一家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又是姑娘當家，你以為別人看了不眼饑，不想把我們一口吞了嗎。」光她那幾千畝由荒地變良田的土地就夠人眼紅了，更別提收了幾茬的藥草和即將收成的棉田，誰看了不心動，心裡發癢的想分一杯羹，明裡暗裡的攀關係、耍手段，混個臉熟，再藉機撈幾畝肥田。

不是溫雅看不起那些自以為是的溫家族人，人性的自私在他們身上展露無遺，一見老宅這一支子孫落難不僅不拉一把，施以援手，反而落井下石，紛紛的上前踩兩腳，不給人留半點餘地。

若非真的走投無路，被人逼到退無可退，她怎會取出私藏的銀兩買下無人問津的荒地，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狠厲逼自己豁出去，不用血澆灌哪來的紅花滿地。

好在她成功了，短期的藥草收成給了她第一桶金，而後她再用這筆錢去買更多的藥草種子和糧種，種出秋天的豐年，入倉的稻穀和棉花夠一家子用上一年仍有剩餘，六個月和一年生的藥草也逐漸熟成，年底前又能賣上好價錢。

「別人怎麼想是別人的事，我們只要管好自己，弟弟們年幼不經事，總要為他們多想想，不可為賭一口氣意氣用事，祖母年事已高，不要讓她再為我們操心了。」想起被流放的親人，眼底一暗的溫柔滿口苦澀。

她爹為了從龍之功犯下彌天大罪，母親東窗事發後也走向陰司路，若非祖父曾救

下皇上寵妃，又有改良麻沸散方子用於軍中的實打實功績，加上祖母與太后是交情甚篤的姊妹淘，在太后的求情下，這才有輕犯者流放邊關，而女眷與未滿十二歲男丁遣返原籍，無詔不得入京的浩蕩皇恩。

「大姊，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，我們自個兒若是不夠強悍，遲早會被人撕成碎片，連肉帶骨吞下肚。」溫雅向來強橫得很，她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，只求一家子不受人欺辱。

「二妹……」

「好了，大姊，我們不要一點小事吵嘴，我來蠶室是知會妳一聲，傲風哥哥替我們弄來二十台織杼機和十台紡紗機，咱們的紡織坊一蓋好便能紡紗織布了。」她們欠缺的是信得過的女工和織娘。

「真的？」那麼快。

一聽囤積的蠶絲終於能織成布了，溫柔面泛喜色，微帶鬱氣的眉宇稍有舒展。

「大姊，我負責賣布和挑染花布，蠶室這邊和紡織坊就交給妳了，我們姊妹雙姝合璧搶下江南布市，打下江南織造。」她們自個兒養蠶種棉，不用看人臉色。和江南織造對上是早晚的事，溫雅未雨綢繆的佈局，早一步脫出宗政家的掌控，誰說生絲、蠶繭一定要賣入由宗政家主事的織造廠，她們也能自己來做，與之爭輝。

溫柔失笑的輕戳她眉心。「盡說大話，我們這小作坊一年能織出百來匹布就不錯了，妳還妄想和江南織造一較高下，真是異想天開的小腦袋瓜子。」

「只能織一百多匹布嗎？」真的比她預計的少太多。

「妳知道江南織造內有多少機杼嗎？織錦、杭綢、蟒緞、絲綾、片金、毛青布……每年光是進貢宮裡的布匹就有數萬匹，妳自個兒數數吧！這就是官家的和民間作坊的差距。」她搖著頭，取笑二妹的天真，說著聽來的消息。

溫雅一聽為之咋舌，她真沒想過織造廠的年產量是如此驚人，難怪上頭的人輕飄飄一句話，他們養的蠶繭便沒人敢收，要不便是價錢壓得很低才能賣出去，幾乎是血本無歸。

「咱們自產自銷還能賺點小錢，不求大富大貴但求平安順遂，如今的時日比剛離京好多了，不急著攢銀過日子，可以一步步踏穩往前行。」那時他們倉促出京，活似被驅趕的野狗，她回想起來都暗自心酸。

「大姊，妳的話我聽，不過今年不行，明年、後年還會落於人後太多嗎？我們有棉花，等今年收了棉籽後便可大規模的栽種，眼前生產織就棉布的只有我們，妳說離做大布商還有多遠？」她看的不是眼前，而是多年後。

因為大伯參與皇子謀逆而牽連身為太醫院院使的祖父，皇上一怒之下不許溫家子孫再行醫，因此溫雅拐個彎種藥草，不能仁心仁術懸壺濟世，那就製藥救人吧！種棉花主要是為了遠在西北的家人，大雪封山太可怕，得備好禦寒衣物，雖然趕不上今天冬天收成，但之後肯定可以讓在流放地的家人都穿上他們自己種的棉花，再加上預防日後朝廷的局勢變化，為了那張龍椅，皇子們可是各出奇招，內有皇子爭權，外有狼群虎視眈眈，戰亂是在所難免，她更要先儲存戰備物資以防不時

之需。

「妳喲！心真大，要是棉花紡成紗織成布賣出好價錢，那些田產千畝萬頃的世族大家不會一窩蜂搶種？到時候人人都買得起棉布妳還賺什麼。」溫柔不喜與人爭利，她打小所受的閨訓只有相夫教子，若非家裡出事早已為人妻了。

「大姊，棉籽可來自關外取得不易，其他人想種還要費番心思，那時我早賺得盆滿鉢滿了，何況也不是人人會種棉，織棉布更是一門學問。這是外來種，不是人人都如妳妹妹這般慧黠聰穎的。」穿越的她多了別人所沒有的知識，在某些方面佔了不足為外人道的優勢。

在這時候棉花的種植並不普及，甚至無人知曉棉花可以織成布，做成禦寒的棉衣，因此溫雅算是大規模種棉的先驅，等其他人知道棉花的好處後，在種棉的技術上還是遠遠不及，讓她得以先賺不少銀子。

「瞧妳得意的，風大需收帆，別太得意忘形了。」她有些擔心二妹的性子太張狂，容易得罪人。

溫雅淘氣的摟住大姊胳膊。「我不會讓外人欺負我們姊妹，外面的風雨再大，我都替妳們擋著。」

她口中的「我們」包含三房的妹妹溫涵，三個姊妹三個房頭，並非同一對爹娘，但因遭逢家難而使三姊妹的心靠得更緊，更為對方設想。

「雅兒……」她動容地眼眶泛紅，沒有二妹，他們走不回祖籍地，早折在回鄉的路上了。

「所以大姊，退婚不是妳的錯，是黎家沒那福分娶到妳，不管今後的路怎麼走，我們會一直陪在妳身邊，妳……不要胡思亂想，就算那人來了又如何，視若無睹便是！」

她幾個月前從傲風哥哥那裡得知黎蒼穹將要被調來的事，本以為很快能見到人，但中間出了點差錯，因此直到最近人才來，她知道大姊很快就會見到那人，也知道這事一直是大姊心中過不去的坎，因此希望能幫大姊走出困境。

退婚不是妳的錯，不是……妳的錯？

知道是一回事，但真正去面對了，撕心裂肺的難堪叫人情何以堪，她還是被傷得很深很深，難以癒合的傷口不時的抽痛。

溫柔站在屋裡的窗戶邊，舉頭看向高掛星空中的一輪明月，一閃一閃的星子恍若她哭不出來的眼淚，滴滴涓流入心底，在心裡翻出一波又一波的浪潮。

屋簷下掛著紅色燈籠，讓她不禁想起那一身的大紅嫁衣，她一針一線用了半年時日繡出鳳吟月，迎風而舞的鳳凰在月下低吟，長長的鳳尾曳過長空，似在訴說美好的願想，曳空而去長樂安康。

只是那襲大紅嫁衣始終與她無緣，在大婚前夕敵軍入侵邊城，屠殺周遭村落百姓無數，卓爾不凡的新郎臨危受命，跟著父親出兵抗敵，一連征戰數月未有半絲音訊。

這樁婚事原本是老將軍做的主，老將軍是新郎的父親，但是將軍夫人並不樂意，嫌溫太醫五品官的官位太低，心中另有屬意的媳婦人選，因此一直有悔婚的念頭，只是礙於父子倆都中意性情溫婉的溫柔，她才無法從中作梗。

誰知天大的機會砸到她頭上了，一聽到溫志高犯事，二話不說的上門解除婚約，還說了很多傷人的話，把身心俱疲的溫柔傷得遍體鱗傷，被迫立下此生無緣，三生石上不復相見的毒誓。

被退婚的溫柔大病一場，差點香消玉殞，她活過來後意志消沉，有幾次竟生出尋短的念頭。

「你為什麼要來，我都快要忘了你……」胸口隱隱作痛，溫柔看著月亮的翦翦雙瞳逐漸模糊了。

說要忘了，心口的印記卻清晰無比，如影隨形的浮現讓她在內心掙扎著，不停的為難自己。

是她的錯嗎？還是他是她的錯過，兩人的緣分薄如紙，禁不起小小的波折，輕輕一戳就破了，再也回不到當初。

就這樣，溫柔自我折磨的站在窗邊一整夜，晨曉的雞鳴聲啼起，驚醒了茫然無措的人影。

一道金色陽光從東邊升起，射向窗口的人兒，她忽地一怔，迎向一天最初的朝陽，驀地，她發現自己的手腳冰涼，冷得幾無知覺，一絲絲的秋陽照在身上才慢慢暖和。

「啊！大姑娘，妳……妳起得真早……」端著溫水入內準備服侍主子淨面的杜鵑微訝的低呼。

她是一個月前才買入溫家老宅的丫頭，一個規矩尚未學好的鄉下丫頭，有些傻氣和憨實，不過手腳倒是勤快，宅子裡的大小事都搶著做。

賣藥草賺了銀子的當家溫雅給家裡添了人，三妹溫涵身邊多了個丫頭叫款冬，弟弟們也有了各自的小廝，祖母年紀大了，除了個侍候的丫頭外還有個可以陪她嘮嗑的婆子，能陪她話兩句鄉愁。

灶上廚娘七嬸多了個小丫頭幫忙燒火，門房是個六旬老頭，喬七仍是車伕，但身兼護衛的活。

其實明裡暗裡溫家老宅一直有十名以上的暗衛守著，那是瑢郡王尉遲傲風的人，因為他剛和溫二姑娘定下白首盟約，有了天經地義的理由，堂而皇之的保護未過門的郡王妃。

前提是等溫柔守完三年孝，再把長姊嫁出去，長幼有序嘛，因此他還有得等，不知何時才能鴛鴦枕上人成雙。

「嗯！天一亮被鳥叫聲吵醒了。」她面不改色的說著假話。

杜鵑把溫水倒入面盆裡，將拭面的巾子浸濕再擰乾送到大姑娘面前。「大姑銀睡得不好嗎？妳的氣色有點糟。」

看來臉色黯淡的溫柔有些憔悴，眼神少了以往的光亮，兩隻眼睛下方有著非常明顯的紫青色，略微浮腫。

溫大夫人生前是個美胚子，生下的女兒自然是姿色不差，若非早早定了親，溫柔年滿十四便會入宮為後宮嬪妃，在京城的美人榜上也是名列前幾名。

「沒什麼，作了惡夢吧！」一個讓她不敢沉睡的夢。

「大姑娘作了什麼惡夢，怎麼把你嚇得臉發青？」活像泡了水的青豆，臉上青白交錯。

「杜鵑。」她輕聲一喚。

杜鵑一怔，乾笑的垂首。「大姑娘淨面。」

還不太會看人臉色的她也知道自己多嘴了，喜靜的大姑娘不喜歡身邊服侍的人嘮叨多話。

「一會兒我到紡織坊瞧瞧，你準備一下。」淨完面的溫柔以青鹽漱口，她坐在梳妝台前梳著一頭鴉黑長髮。

磨得光亮的銅鏡中映出一張蒼白嬌顏，膚色暗沉無光，如同剝出樹皮的老樹枝幹，她微微怔忡，嘴邊露出一抹似有若無的苦笑。

原來她還沒放下。

孝中脂粉未施的溫柔難得上了淡妝，兩頰拍上淡淡的胭脂，讓自己看起來氣色好一些，遮掩眼下的浮青。

梳了髮，挽了俏麗的流雲髻，再換上適合外出的鵝黃衣裙，她帶著丫頭杜鵑緩緩走出溫家老宅。

紡織坊在鎮外的黃石坡邊，靠近溫雅買的荒地，作坊旁邊有一條潺潺溪水流過，岸邊開著當季的小黃菊，迎風搖動十分嬌美，如鄰家小姑娘在溪邊遊玩一般。

紡織坊主要是紡紗織布，幾台紡車織出細紗，再由織布機織出一匹匹尚未染色的白布。

溫家老宅剛蓋好不久的紡織坊還有著一股桐油味，一字排開的織杼機約七成新，還有等著上工的人。

因為是初次開工的緣故，應聘的紡娘、織娘並不多，一半的機子沒人使用，孤零零的顯得寂寥。

好在自家養的蠶所吐的絲量少，第一次嘗試性的紡紗織布，溫家大姑娘、二姑娘要求的不是快，而是穩，先織出能見人的布後再考慮增產，而向外收蠶繭或生絲也在考量之中。

畢竟人力有限，若想有大量的織布就得有源源不絕的原物料，自家六十日一收的蠶絲還是太少了，必須向其他蠶農購買，光他們一家供應不上。

從紡織坊出來後，溫柔打算去桑園採些桑葉，誰知一走出來就見到不速之客到來。

「柔兒。」

路的一頭出現一道身著軍服的頑長身影，聽到那一聲深沉嗓音的低喚，整個人身子僵硬的溫柔邁不開步伐。

「對不起，我來晚了。」

聽著那聲抱歉，她鼻頭一酸，眼眶泛紅。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不熟，麻煩讓讓，我是守孝中的女子，請不要壞了我的名節。」

「柔兒……」面露疼惜的男子大步一跨。

他一進，她便退。「請叫我溫大姑娘。」

不過是小小五品醫官的女兒，妳憑什麼入我們一品護國將軍府，好歹看看自個兒的出身，不要見到高枝就攀。

就沒見過像妳這樣不要臉的女子，自個兒門檻不夠高還找來幫手，妳怎麼這麼厚顏無恥，讓妳臉皮一樣厚的妹妹與我女兒交好，藉著我女兒和我家將軍搭上線，達成妳們姊妹不可告人的齷齪心思……

呵！夢還是早點醒，有本夫人在的一天，妳別妄想進將軍府，成為將軍府少夫人……

哎喲！老天爺終於開眼了，把不自量力的小蟲子打回泥地裡……妳最好識相點，別再來糾纏，我將軍府容不下一個罪臣之女，今日本夫人就跟妳明說了，我給他挑了一門親事，比妳好上千倍、萬倍，妳呢就懂事點，不要逼本夫人讓妳難堪，如今的溫家是翻覆的小舟，早晚得沉，要是不順本夫人心意，我讓它沉得更快！撕成兩半的庚帖和退婚書往臉上砸來，記憶猶新的溫柔仍記得當時的羞辱和不堪，像是一巴掌打在面龐上，火辣辣的燒灼著，身邊是妹妹和祖母的憤怒聲，她竟發不出一絲聲音。

事過境遷，她成了京城中最大的笑柄，一直到離京，她耳邊還不斷地繚繞著讓人難以入眠的謾罵和嘲笑。

「柔……溫大姑娘，不論我娘說了什麼都不是我的本意，我的心始終如一。」看著那張消瘦的小臉，心痛不已的黎蒼穹反而平靜了幾分，他終於能見到她了。

「不是你本意又如何，都過去了，望少將軍亦如是。」他們都回不去當初，緣斷難續。

沒人瞧見溫柔藏在衣袖底下的纖纖素手顫抖得十分厲害，她左手緊緊捉住右手，不洩露一絲一毫真正的情緒。

抿著唇，黎蒼穹重重往胸口一捶。「這裡過不去，我認定的妻子只有一人，不會有第二人。」

聞言，她發現自己竟然還笑得出來。「孝道大過天，少將軍這話說給黎夫人聽吧！也許她會笑笑的說，我兒子真孝順，然後用手中的茶杯砸破你的頭。」

「柔兒，不要故意說刻薄話，這不像妳。」

刻薄？溫柔面無表情的看向飛過天際的雁鳥。「請叫我溫大姑娘，少將軍勿要逾禮。」

「是驃騎大將軍，我在邊關立下戰功無數，以此請調溫州大營，為營中統帥。」換言之，溫州大營由他管轄。

「是嗎？恭喜少將軍……不，是大將軍高升。」意料中的平步青雲，以他的出身是遲早的事，根本不必上戰場殺敵，只是多此一舉。

「柔兒……溫大姑娘，妳變了。」她渾身散發令人勿近的冷漠。

溫柔笑容淺淺的垂下目光。「是人都會變，在經過家破人亡後，誰還能一如以往的天真。」

能不變嗎？在所有嫌棄的眼光中，不該有正氣凜然的護國將軍府，那是她的夫家，唯一的退路。

可是第一個跳出來踩溫家一腳的人偏是她認為最不可能的那個人，不僅一擊擊潰她自以為的信心，還摧毀她對人性的信任，好長的一段時日裡她自我厭惡，深恨自己為何相信夫家對她的看重。

從一件事便可看出一個人的品性，她錯了，錯在識人不清，沒能看清未來婆母隱藏的卑劣。

「我應該陪在妳身邊，不該讓妳一人承受。」有人刻意隱瞞京中發生的事，等他知曉時已經來不及了。

「有人」指的是黎夫人，黎蒼穹的親娘，為了拆散她不中意的婚事，喝令府中眾人不得將此事傳給黎家父子知曉。

溫柔想笑，卻冷哼一聲。「這話說得可笑，你用什麼身分相陪，事發當下我們已解除婚約。」

他們是不會再有交集的星子，他在北境，她在南方。

「我不承認，母親的決定不算。」

他知道溫家出事時已過大半年，期間雖然不解溫柔為何許久沒有傳來隻言片語的關心，直到戰事休止，他請命獲准回京，才得知溫家出了大事……